

分宜縣志卷三一

藝文志

晉摯虞文章流別梁劉勰文心雕龍著作之體於茲
已悉自班史以藝文標稱范蔚宗文苑蕭子顯文學
因之邑昔昌黎量移袁州薰香摘艷罔不心懷北斗
胃浣西江矣宜其沉浸穠郁含英咀華作為文章其
書滿家志藝文

唐表

袁州刺史謝上表

韓愈

臣某言臣以去年正月上疏論佛骨事先朝恕臣愚

直不加罪自刑部侍郎貶授潮州刺史伏遇其年
七月十三日恩赦至其年十月二十四日准例量移
改授袁州刺史以今月八日到任訖臣某誠懽誠喜
頓首頓首伏以州小地狹稅賦及時人安吏循閭里
無事微臣惟當布陛下維新之澤守國家承平之規
勸以耕桑使無怠惰而已臣以愚陋無堪累蒙朝廷
獎用掌誥西掖司刑南宮顯榮頻繁稱效寂蔑又蒙
赦其罪累授以方州德重恩宏身微命賤無階答謝
惟積慚惶無任感恩慚惕之至謹差軍事副將郝泰
奉表陳謝以聞

賀慶雲表

韓愈

臣某言臣所領州今月十六日申時有慶雲見於西
北至暮方散臣及舉州官吏百姓等無不見者五采
五色光華不可徧觀非煙非雲容狀豈能詳述抱日
增麗浮空不收既變化而無窮亦卷舒而莫定斯爲
上瑞實應太平臣某誠懽誠喜頓首頓首謹按沈約
宋書云慶雲五色者太平之應又據孝經援神契曰
王者德至山陵則慶雲出故黃帝因之以紀事虞舜
由之而作歌又按季夏六月土王用事某日景戌亦
主於土西北方者京師所在土爲國家之德祥見京

師之位既徵於古又驗於今伏惟皇帝陛下德合覆
載道光軒虞嗣位之初禎祥繼至昇平之符既兆仁
壽之域以躋微臣徃在先朝以論事得罪身居貶黜
之地目覩殊常之慶并躍欣幸實倍常情伏乞宣付
史官以彰聖德所致瞻戀闕廷心魂飛馳無任欣并
踊躍之至謹奉表陳賀以聞

按分宜本袁郡支邑唐時猶統屬宜春故以文公
表歷卷

宋表

貢布表

劉克莊

舜絃方奏適當被袵之時禹服攸同爰謹貢絺之典
意均芹曝禮寓篚苞恭惟皇帝陛下寶以儉慈麗惟
道德輕徭薄賦首捐布縷之征固本深根尤黜繭絲
之說凡受專城之寄謹修任土之宜臣叨守春臺逖
瞻薰殿屬屆金流之候初御微涼雖非火浣之良庶
存故實

按袁郡四邑向進苧布今俱歸分宜督辦存此表
以識由來

明疏

請減重額官稅疏

周

瑛

邑令

臣以儒生誤膺職任所治之縣實隸袁州壤土至卑
提封極小按行都鄙竟日可周及查歲額田糧動四
萬九百有奇逋賦連年不勝困弊蓋緣山多田少地
促人稀雖遇豐收未能足食乃至秋糧原額科派獨
加緣洪武年間按籍起則行之至今遵承舊制袁民
每當上納時分織造寒暑苧棉從安慶等府地方貿
易米石以代秋租比年米貴糴納不敷萬口嗷嗷拖
欠益甚竊惟分宜境接新喻上高安福廬陵等縣其
糧起額民田一畝僅取五升以上袁州一府地產未
及新喻以下而分宜等縣田糧每畝帶夏稅一升六

合秋糧米一斗六升有零官田一畝帶夏稅不盡五
升秋米四斗四升有畸比之新喻等縣實幾三倍輾
轉流離半填溝壑固其所也見奉戶部勘合爲折收
布疋事備仰照例督民織造布疋解納凡棉疋折米
一碩苧疋折七斗各解布收用輸納極便今分宜各
縣田糧依新喻各縣起科其五升三合之外并重額
官稅詳照見例折納布疋上不失官之稅下可裕民
之生糧亦易完民蒙輕省袁民方來室家之慶皆雨
露生成之恩臣保障功微催科政下冒干天聽無任
悚惶

減派遼餉公疏

崇正五年在京鄉官鍾炳袁業泗張承詔彭大科袁一鳳袁一鰲袁繼咸等

爲臣郡遼餉獨重袁民困極難堪懇乞聖仁矜憫勅下撫按照畝均派以信明旨以蘇偏累事臣籍江西袁州轄宜分萍萬四縣僻處山奧原高浮瀉稍曠則田土焦灼赤地連阡稍潦則山溪瀑漲四郊皆壑地方之磽無甚臣袁也國初僞將歐祥遣子納欵誤將三升鄉斗報則三斗六升賴高皇帝鑒憐減半於是袁田五畝八分派糧一石賦稅之重亦無甚臣袁也計五畝八分之入終歲勤動豐年止得穀一十二石

除供賦外所餘僅十之二三俯仰衣食尚自不充一遇水旱則半菽不登公私交困又路當楚蜀孔道差役重繁所以世廟年間袁民高儼等詣闕陳情奉旨永不加派勒石載冊班班具在神祖末年議加遼餉通省加餉三十六萬一千有零袁雖極疲敢不與諸郡邑共議急公第據加餉明旨初奉部文每畝派三釐五毫續加五釐五毫前後共九釐此計畝加餉眞皇上天地爲公綸緯日星共炳而奈何於臣鄉獨不然也袁糧一石田止五畝八分遵旨應派五分二釐二毫者竟倍至一錢一分七釐通袁州四縣糧二十

一萬七千遵旨應派一萬一千零者竟倍至二萬三千零矣查通省賦役全書鄰縣每糧一石有田多二百畝百餘畝者次七八十畝又次二三十畝最少亦不下十餘畝即號稱極疲如高安一縣尚以九畝成石未有如袁獨重者乃高安遠餉既邀分釐末派而袁不惟不得並高安且不得與諸郡縣埒肥瘠偏受輕重懸殊祇緣初議派時畝多糧少郡縣不利於論畝倡爲計糧科派之說各懷桑梓私謀罔顧偏害當時司道祇據一偏不詳查各府縣田畝多寡通盤打算區別調劑一概舍畝論糧每石止派若干袁州地

僻人愚一任派來無能控額初猶冀倖且暮息肩故忍痛吞聲勉強輸供豈年復一年以致流離轉徙不可名狀且袁餉計畝應派外浮至一萬二千者祇爲田多糧少郡縣代輸足額耳即令袁人尚堪假息然剗已之肉誰無不平之鳴况最爾疲郡賦重差繁困憊已極每歲萬千之金從何而出其能不呼天搶地哉頃年父老屢控撫按司道地方官亦每目擊心傷思爲裁處然通省餉額已定裁此計必增彼而有一番更張便有一番阻撓任事之心未免奪於畏難傳舍其局亦復竟成推卸歲以積歲袁民拊膺莫可奈

何嗷嗷一郡膏血已盡骨髓俱竭向猶稱貸饒家今
家家疲於竭澤通閭里皆蕭條即貸無可貸也向猶
鬻產富人今戶戶罄於催科指田糧爲陷阱即鬻又
誰鬻也其逃者爲走險之鹿但得拋却田廬卽爲生
路其存者如棲幕之燕卽苟且支吾旦夕終是死鄉
近戶部又派江西協濟王庄夫合省無論有田可協
而袁郡片土悉苦重科尚復以此加之是派已重而
加無已困已極而斂不休猶人負千金之擔而復扼
其首病奄一綫之息而復奪其楮蒿目鄉里亡徙十
已三四長此不已閭閻半作坵墟阡陌悉惟榛莽卽

惟正之供誰爲國家佐繭絲者真大可痛哭流涕者
已臣等俯爲桑梓悲切膚仰爲國家留生齒敬披瀝
請命臣等不敢以永不加派之旨比例高安亦不敢
以賦額極重之故求諸郡邑伏乞皇上將臣疏勅下
戶部嚴行撫按遵論畝明旨并查賦役全書袁稅是
否與各縣懸絕如果臣言不謬將袁郡遼餉應派一
萬一千外其浮加一萬二千合無於田多糧少郡縣
酌量通融哀多益寡務使派法均平民無偏累卽爲
浩蕩洪恩更乞勅撫按官凡遇國家有不得已加派
如王庄銀等項或於曾奉明綸永不加派之處特免

再加或查各郡縣畝多畝寡之殊斟酌均派毋徒一
概論糧至成極重難負流亡轉徙庶一方之顛倒獲
解而疲郡之更生有期伏乞俞允施行奉聖旨這所
奏知道了該部速行撫按照畝均派

皇清疏

請減蘇松浮糧疏

嚴開昶邑人

為蘇松之田賦偏重累年之積欠難清籲請

聖裁以甦民累事竊惟江南之財賦甲於天下蘇松之額
稅倍於他郡臣近閱兩江督臣常彙條議虧空一疏
有蘇松之錢糧倍重額賦難完等語嗣閱江蘇撫臣

吳存禮為欽奉

上諭事一疏有自康熙二十七年起至四十三年止未完

民屯地丁等銀一百一十六萬二千三百兩零米一

萬八千三百石零造冊保題請

旨蠲免等語又閱江蘇撫臣吳存禮為積欠現奉並徵等

事一疏有自四十四年起至五十八年止共有十五

年之民欠題請帶徵等語臣因思蘇松賦額誠重若

不量為豁減則四十三年以前之民欠固已籲求蠲

免而四十四年以後之逋欠寧能刻期全徵是蠲免

類多實惠而帶徵終無成效豈不皆由賦重之所致

與^臣伏查宋元以來蘇州原額八十餘萬明初加至二百八十餘萬松江原額六十餘萬明初加至一百四十餘萬迄於正統因江蘇巡撫周沈蘇州知府况鍾之疏方減蘇賦七十餘萬松賦三十餘萬仍下寬恤之令徵至六七分卽爲上考較之洪武初額雖覺少輕較之宋元舊額猶覺大重伏惟我

皇上子惠元元率土皆沐天和而於蘇賦尤加軫念康熙二十八年二月初四欽奉

上諭查蘇松二府故明洪武加增錢糧開摺具奏欽此初五日又奉

上諭這所查未明着送戶部查明咨覆將蘇松錢糧若干明季加增錢糧若干又加增米若干或在銀數之內或不在銀數之內查明着速具奏欽此康熙二十九年二月十一日又奉

上諭蘇松浮糧一事朕刻刻在心此明之弊政豈可踵而行之其會同九卿詹事掌印不掌印科道官詳議以聞欽此是蘇松之重賦固

皇上所熟知亦

皇上所深憐天語煌煌如綸如綍兩郡臣民未有不感激而涕零者也乃格於部議未蒙裁省故至今官苦於

徵民艱於輸以致逋欠充積二十餘年或請蠲免或請帶徵究於國帑無濟且安保後來之積欠不又甚於今日乎伏懇

皇上俯念蘇松之苦大沛不朽之洪恩酌議量減或照常州則例一體施行或通計每畝豁減幾分以垂永遠之規臣非不知額賦關係國課何容妄議末減因見蘇松之民欠歷久不清分年之帶徵迄無窮期臣職司言路不敢緘默坐視以上幸

聖天子採擇之虛衷况逢我

皇上御極六十年久道化成普天稱慶雖遐陬萬里仝仰

覆載之仁而蘇松二郡益深頌禱之思引領懸望千載一時誠得仰邀曠典則上可以寓撫字於催科下可以急輸將而休息使蘇松士庶並沾

聖朝之雨露而蒞茲土者亦得從容敷治以佐

聖世之宏休矣

請停口外買馬疏

嚴開昶

為營驛馬匹時缺遠地購買實難懇乞

睿裁公私兩便事竊惟營驛之設所以利差操也國家無一日可曠之差操亦無一日可缺之馬匹隨到隨補因時制宜允為久遠盡善之圖自康熙五十六年戶

部具題將江南浙江江西湖廣福建五省營驛應補馬匹交與商人王綱明承辦各省差人前往張家口收受馬匹每匹除路費使用外價銀一十二兩內以九兩作王綱明馬價以三兩代王綱明補庫行至一十二年補完庫欠遵行未久苦累已多蓋五省之距張家口皆間關數千里往還動經半載有餘日久則費多途長則馬疲以營驛緊急之差操懸待此日久途長力竭精疲之馬匹已屬遲誤況中途倒斃不可勝數又復就近買補前功盡棄是營驛徒受賠累而差操坐致懸曠誠何以堪伏閱康熙五十七年浙閩

督_臣滿保為遵

旨會議事一疏歷陳道途遙遠倒斃賠累操防曠悞情由准據各標鎮協營情願於應領朋銀內每匹扣銀三兩存司彙解赴部以抵王綱明欠項其馬匹仍聽各處就便購買一舉數善有裨營伍等情又閱康熙五十八年江西撫_臣白璜為遵

旨具題事一疏歷陳領馬各員因倒斃遲悞叠受叅處買補重費一馬而用兩馬之價實為賠累各營驛情願每馬扣銀三兩代王綱明補庫其應領馬匹請照舊就近購買上無損於國帑下無悞於差操有裨營驛

等情據此皆公私交便通變無弊之善策也俱格於部議臣又何敢置喙但以營馬赴領途長倒斃加倍賠累年復一年鎮協力不能支只得扣除兵糧以圖補苴此亦理勢之所必然者也至驛遞委官買馬江西一省兩歲叅處四員嗟此窮員不盡喂養失宜之故而遭此處分未免冤抑臣至愚極陋竊欲上丐天聽仍照福督江撫所請每匹扣銀三兩存司彙解赴部以代王綱明補庫其馬匹仍聽各處就便購買隨到隨補既不悞時又不過費而代賠三兩亦於十二年內完結所全實多臣思部臣既於前案不允今臣所

奏必仍以無庸議題覆伏念我

皇上愛養兵弁憐恤驛站普天率土無不感頌

皇恩今於買馬一節必當大沛仁慈甦此困苦懇乞勅下

該部再行妥議似於營驛不無補裨也

請定採買銅劬疏

嚴開昶

為錢局之鼓鑄難容遲悞銅劬之採辦略宜變通敬抒管見仰祈

睿照事竊惟國家之財用關乎錢局錢局之充裕關乎銅劬使採買不得其當解交不及其時欲求鼓鑄之無悞不可得也我

國家定例寶泉寶源二局每年需銅四百四十餘萬斤
向係鹽關海差採買自康熙三十九年商人王綱明
等具呈領辦節年拖欠部臣乏銅停爐於五十四年
酌議變通交與江寧蘇松湖南湖北江西浙江福建
廣東等八處督撫委員採辦奉

旨依議欽遵在案無奈八處不盡通洋之地洋客販賣銅
劬只聚蘇州杭州二處其餘各處委官遠涉蘇杭賚
銀購買而二處之商遂視爲奇貨可居承辦各員欲
與之急售則故高其價欲與之平價則故匿其貨以
是較量價直遷延累月坐致踰期欠缺懸爐待鑄而

不及顧然則銅劬之遲悞亦非盡由各員怠玩之咎
也甚至有叅罰隨及漸圖開復不得不百方借貸爲
割肉醫瘡之計迨夫事竣回任而私逋堆積勢必上
求督撫設法補苴道府問之州縣州縣問之里民其
流弊有不可勝言者臣以爲立一法必求其可久今
法久弊生皆大負我

皇上慎始慮終必求盡善至意據臣愚見銅旣聚於蘇杭
即將附近蘇杭之鹽關海差承辦如兩淮浙江二鹽
差松江寧波二海關淮安北新潯野揚州四鈔關共
計八處分購不難就近甚易况二海關乃銅劬必由

之地採買更便二處應辦一半而二鹽差四關差六處共辦一半仍着江浙督撫督催務必依期完解接濟鼓鑄如有遲悞仍照原議處分極其所至決不致有派累小民之處且鹽關海差每年更換權稅之限滿則辦銅之限亦滿一人之事即完結於一人一年之事即完結於一年良爲甚便非若江寧八處之督撫每年辦銅前欠未清後欠又增之難完結也臣請嗣後買銅除工部荆關仍應照舊自辦外其餘所需銅觔懇乞

勅下兩淮浙江松江寧波淮安北新潯野揚州八處鹽關

海差復照往例將首季所收稅銀辦銅如不敷於二季收過稅銀內補結其銅觔無論板塊舊器皿一體兼收其銅價照依新定額例銷算按期辦交以定永遠無弊之策則銅觔可以常敷而爐座不致久懸矣請赦逆詞株連疏

歐陽瑾 邑人

爲特叅負

恩無禮之大臣以肅

國體以光

聖治事竊外間假爲尚書孫嘉淦逆詞一案傳抄已遍數省根究將及一載而首惡主名未得此等蔑理犯義

覆載不容凡爲臣子者莫不痛心疾首不共戴天其在孫嘉淦有名字之累事更切已身爲大臣實屬上難以對

朝廷下無以信天下更不知當若何慚疚若何惕厲踴踏不安謂宜辭職待罪杜門自省以謝億萬衆人俟奸首弋獲之日食之甘心即蒙

聖明洞鑒加

恩寬留尚宜引咎陳謝明告天下以免不知者之疑議今乃貪戀榮寵恬然自適絕不聞其有惶恐負愆之意形於舉動之間此而安之無禮已極夫逆詞不托名於他人而獨托孫嘉淦是其平日賣名招出事端以致上累

君父情節固已顯然且孫嘉淦自

皇上加恩復用以來信深任重而伊不過求廕子請恩澤而已初未嘗有何報稱爲衆所共知而尚從容禁闕無避嫌引退之誼

臣子禮事君父之道固如是乎

臣請即

賜睿斷罷斥孫嘉淦以肅典常以尉人心至於逆詞一案其各省現在叅處之臣工親見傳抄不即查究昏庸闖茸固屬罔識大義若夫市井鄉愚漫無知識惑於

流傳卽心知逆詞悖謬或指說妄誕以爲新奇所犯
萬一可邀矜憫而審訊之下牽枝帶葉容易漫衍臣
伏思自古奸臣賊子多由於妄念之不遂無端造出
浮議使害及國家毒流紳士以快其意者有之如明
神宗間匿名妖書一夜徧貼衢巷嚴追重究而正法
究非實犯後有中書趙姓人病死時一夜體肉盡落
乃自言妖書係伊所爲此可見老奸伏爲機變妻子
亦莫之測實難究其踪跡今逆詞首惡緝獲卽云有
日然詭譎陰險緝之愈嚴其藏之也愈固若地方辦
理不善徒株連於傳抄之市井鄉愚因而各處奸民
持長短爲告訐吏役乘機嚇詐使里巷庶士以此破
家蕩產則奸謀亦復得計臣并請

特頒明詔

勅下各省嚴查逆詞真實主名不得過事株連於傳抄之
鄉愚以爲謝責則

聖恩寬浩而

聖治益加光明雖有逆詞傳抄如浮雲之過大虛何所加

損哉

明劄子

題豁保結黃太常遣戍劄子

董匡

爲聖明御宇率土霑恩懇乞聖慈特宥株連久錮之裔以廣皇仁以光祖德事奉巡撫直隸監察御史易案驗內奉都察院勘劄准兵部咨武庫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兵科抄出巡按直隸監察御史田題前事等因該職等覆看得君義臣忠天地無逃之分宥罪賜赦聖主解祝之恩况忠錄先朝恩宏近代此聖明之世所亟欲推廣而遍及之者先臣兵部尚書齊秦丹衷炳日正氣凌霄當運際乘龍敢諫陳叩馬全家化碧九族編戎至今談革除往事未有不憑弔之者當仁宗御極曾聞肆赦放還徃皇祖登基業已優崇

恤錄且皇皇聖言有謂秦食其祿自當盡其心又謂忠於建文原以忠於大祖等語真可謂九原華袞異代榮施矣獨是秦之姻親族黨如楊保員駱應朋等四十五家尚淹行伍未及寬政爲可憫耳雖一丁存衛仁祖已宏優恤之仁而尺籍未除迄今尚煩勾補之令夫此纍者囚者非真有自作之孽莫贖之辜也駢首就繫原以成聖祖之太平而濺及餘波自當徼皇仁之蕩漾况事同一體情屬株連彼旣以秦故均被震霆茲獨不以秦故而共徼愷澤使臣民岐視而形迹尚存反之聖心必將隱痛此亦不能將順者之

過也諸臣籲訴堪憐御史陳情最悉皇上續承先緒
繼述斯皇培萬古之綱常植人心之忠義當有一觸
目而惻然者懇乞聖慈俯垂憫恤除楊保員駱應朋
二家免勾其原戍四十五家止存三十八姓見存戍
所一體豁免如願回者准給印照發回原籍不願回
者給與免帖聽人民籍當差該衛所衙門將編軍底
册除名不許妄行勾攝至於黃子澄與秦同此忠行
戚屬當年遣戍如株連楊黃皮同遣者四百餘人今
已零落銷亡不知有幾矣并乞行彼處撫按查核盡
數除豁庶乾坤無偏造化聖澤無偏榮枯上以述志

事於先朝下以鼓忠貞於今日此亦皇上御極以來
懿美善政臣民所願舉手加額者也敢因按臣之請
補贖題覆伏惟俯賜裁察

天啓元年閏二月兵部尚書崔題准欽遵抄出到
部咨都察院轉行巡按御史欽遵施行將該縣忠
臣齊秦株連姻親族黨原戍四十五家除已絕五
家又除楊保員駱應朋二名免勾外其見存戍所
三十八戶一體豁免其忠臣黃子澄戚屬楊黃皮
等遣戍四百餘人今零落銷亡一併移文江西清
運道令各該衛所盡數查豁以昭聖明解網之恩

等因到司移咨到道行府照劄事理轉行所屬衛
所盡數查出申道覆覈批允開豁

明

白母傳

徐渭

白母者山陰某里葛氏女也年十六歸白公瑾公素
弱母爲善調節使讀書成所學成化中以進士爲分
宜知縣母與俱往其明年公病踰時而庫所貯折銀
尚數千兩鄰境有因饑而作亂者聚徒百餘人將劫
取之縣固無城郭寇倉卒將及門諸簿丞與其妻孥
旣棄署走匿他所母獨分命家人力拒其兩門乃始

遷公別室埋其金汚池中着公之服升堂以俟賊賊
至則陽爲好語相勞苦益盡出其所私藏釵珥衣服
諸物以與賊賊謝而去而不知陰已表識其間用是
後稍捕得之未幾公竟以病死於縣先是縣阻江水
一方舟渡人多爭溺死者母勸公爲浮梁以濟而公
之政治有恩惠又大略時出母之意母之賢旣已聞
縣中至是喪公而歸也民哭聲溢郊野其婦人載橐
哭以送者途相次如鱗母都一毫無所取以歸時年
若干矣歸若干年而後卒其始歸時獨閉門謝外事
修飾謹慎以率先其帷中教子孫使治行誼里中人

賢母亦如其在分宜也至其末年皓首時乃始聽鄰人諸族戚之請爲之決疑難斷不平有不訟於官而謀於母者卽桀猾母一言冰解而獸伏於是府縣學諸生數百人以母走告知府湯公公令榜其門時母已老就枕席至榜日獨呼其孫憲令起沐浴更衣坐堂中益遍召其諸子孫使來前榜聲絕而母逝矣論曰古今稱節婦貞女者多矣兼才與智而有之惟孫翊妻徐氏耳紆緩圖之而乘時以亟發殆兵家所謂曠弩發機者與然徐旣許覽以昏則可延日時得自爲謀有兩故將可召則可與共事未聞以文吏婦與其家衆數人阻百餘劄起之寇于呼吸之間匿貯金徙病男子假冠服出所藏又默識其所欲與若母之敏給而奇者也假令母與翊之妻不爲婦人在今日得提數萬之衆以與閩越東粵之寇相從事其所謂敏給而奇者又不知何如也余于斯重有感焉母之會孫賁數爲余道母事且曰母死時出其筐中所計族人婚姻中括衰帶至麻縷繫綴之細無不具其他物稱是子孫男婦人哭泣成禮而已噫觀于斯而母之慎密計深遠又如是哉

呈清

傳

欽諡烈愍明大僕寺少卿趙賡禹傳

彭城

公諱賡禹字彥振號道以原名鳴鐸字賡禹以字行世居城內北府鄉賢處士白菴諱錦五世孫也白菴生東谷諱濂任廣東惠州同知爲公高祖東谷生元王諱伯冠任廣西養利州知州爲公會祖公舉順孫爲元王子邑廩號熙字諱炳旭者公之大父熙字生文學陸乃爲公父幼聰穎絕倫讀書目數行下七歲解吟咏嘗隨祖過文廟口占云宮牆高萬仞誰克入其門美富從茲見綱常萬古存他日過忠義祠又口

占云浩氣充天地丹心照古今誰云人已往千載仰徽音聞者咸稱趙氏有不凡子矣越明年失怙慟哭欲絕與弟鳴鏗友愛依依母嚴氏側承歡無違年十一補諸生旋食餼每讀史至文山疊山及黃大常輒掩卷嘆曰爲臣必如若輩庶不愧其爲人善書法逼真董王相傳郡額三字邑水南寺青蓮座飛錫西來字其真蹟也餘片牘在人間靡不珍藏生平尚奇節拓落不羣學問經濟獨出一時嘗肄業水南寺邑令難決事就折衷焉崇正癸未流賊陷袁州公年方二十七倡糾義勇從邑令曹公國祺謀恢復時乘白馬

號白馬將與賊戰於邑之南墩失利由吉顛奔兩粵
投桂王行在王置幕中脩顧問授兵部職方司主事
旋擢大僕寺少卿與大學士吳貞毓都督鄭允元御
史林鍾李元開周允吉朱議泥給事中徐極員外郎
蔡演任斗墟林青陽蔣乾昌主事朱東旦張鐫易士
佳胡士瑞中官張福祿全爲國等十八人同心輔政
曾寄友書云登仕籍日覲天顏念苦寒難報知己又
云地裂天崩知有君父清風明月懷我良朋其忠義
之心概可見矣順治八年王走龍英抵廣南權奸孫
可望遣將迎王入安龍府馬吉翔龐天壽詔事可望

謀篡位王聞憂懼與公等商議密使員外郎蔣乾昌
撰予晉王李定國勅主事朱東旦書之福祿等持入
用寶遣林青陽間道持至定國所令統兵入衛定國
接勅感泣許以迎王王以吉翔朝夕在側假祭陵事
出之外吉翔在道微聞其事報可望可望大怒遣將
鄭國械吉翔至安龍與公等面質且繫私室嚴刑拷
掠問主上知否公等厲聲曰汝等逆謀恨不能急磔
汝屍奚暇奏明雖酷刑無異詞國報可望可望請王
親裁王不勝憤下廷議於是御職執筆佐辰擬旨以
鐫福祿爲國爲罪首凌遲餘爲從斬以貞毓係大臣

罪絞時日已暮風雷忽震烈公等就刑神色不變大呼二祖列宗各賦詩大罵而死其家人合瘞於安龍北關之馬場時順治十一年三月也居二載定國竟奉前勅護王入雲南公與諸人俱贈恤有差並建廟於馬場勒碑大書十八先生成仁處以旌其忠語在明史吳貞毓傳公配李恭人自公赴義後歸外家無出弟鳴鏜領康熙壬寅科歲薦任廣永豐司訓以三子樂顏四子贊顏繼其後郡附生諱剛邑附生諱若神公之曾孫也邑增生諱友顏歲貢生諱遜顏公之姪也龍泉司訓諱廷楨丙子科舉人諱被公之姪孫也乾隆四十一年奉

特恩凡勝國殉節諸臣分別予諡定爲勝朝殉節諸臣錄內錄大僕寺少卿趙賡禹追諡烈愍附明史後以傳嘉慶四年行知本籍令有司崇祀忠義祠

論曰士窮見節義時亂識忠臣明之諸臣不能救於未亡之前公以一諸生欲復於已亡之後識者固知其無能爲也乃公仗劍弗顧徑奔兩粵事桂王由職方司主事擢大僕寺少卿與吳鄭張蔡等十八人同輔國政號稱小康藉非身死權奸其勲猷詎可量哉然觀公舍生取義千載下猶凜凜有生氣而事之成

敗又烏足論其忠其節直與文文山謝疊山黃大常後先比烈矣揚名身後不亦宜乎

嚴慕菴傳

林有席 邑人

漢司馬氏彷彿左公穀三傳體作史記發凡起例立七十二傳此傳體之所自防也厥後國史有列傳雜傳家乘亦列家傳大都據事直書非標榜虛聲之謂若嚴子汝成其當立家傳者矣邑北袁嶺七峰之麓宋南渡時始祖嚴公季津卜居其地占匠籍子孫繁衍七百年來衣冠文物冠郡邑十世至明永樂間方伯平菴公孟衡以名進士起家官四川右布政使司清

白著聞當代五子析爨宦無長物可析並敦尚孝友詩書汝成其第五房產也房祖琥公傳六世生侍御公雲京又以名孝廉列仕版巡按河南值明末造掛冠歸隱我

朝定鼎徵不復出隱居十五年以壽終則汝成高祖也曾祖中翰公一桂祖外翰公開祐嫡大恭人歐陽氏無出劉大恭人舉子五長宗塤次宗嘉三宗詰四宗吉五宗周並籍諸生登科甲出者成清白吏子孫處者學品爲一邑望則汝成諸世父也父宗璧繼祖母高大恭人出與孟兄季兄同舉於鄉知四川重慶府

長壽縣事汝成年二十三侍親佐幕政稟承父事筆墨皆出其手爲上游所引重稱翩翩佳公子未幾金川不庭父勤勞

王事督兵夫卒於旅次汝成率諸幼弟銜哀匍匐奔迎父櫬以歸居喪毀瘠如柴子臯三年飯粗糲不入臥內哀至則哭至性油然學校同袍僉咨嗟稱古孝子母林氏卽余從姊

封孺人汝成率同懷兄弟養志承顏無不曲至配張氏賢而早世年甫三十餘繆居終身不娶旁無姬氏同袍服其孝而兼義持父服讀禮節哀結舉業服闋逾三年應試輒取高等由選貢舉於鄉捷進士第少時與余求友豫章講院科第仕宦亦與余相先後家居守選逾十年授山東武定府知青城縣事下車不一載邑境水潦前此格舊例不以災聞汝成急賑救單騎遍歷村庄查勘饑戶丁口詳達大府賑借兼施全活三萬餘人大府按臨問村庄戶口名目應答如流褒美不啻口出其他勤於職守詳稟亦皆出己手潔已奉公不愧其先人士民口碑載道丁母憂扶櫬歸持服如持父服時又三年改授浙江杭州府知新城縣事浙省素產海鹽乾隆四十一年丙申環海潮漲鹽

盡冲沒價遂日昂邑民大譁控訴無虛日汝成就地
變通平情酌減價值便民食出示曉諭變囂譁爲歌
誦上官反以越分專擅罪之卒持正不依阿所好竟
撫拾影響予以罷斥宦橐蕭然以歸家居十七年安
飽無求譽日益隆猶恥獨爲君子引分謙抑足跡不
入公門余嘗嘆爲白玉無瑕君子也汝成名秉璉號
慕菴甲戌進士年七十壽終正寢生平具有本末美
不勝書書其大者立斯傳

論曰菴以慕號其取諸終身孺慕之意與孟子云人
少則慕父母而推及於仕則慕君資於事父以事君
而敬同慕父母能至於終身斯真能慕君而移孝以
作忠也若汝成者啟手啟足而今而後庶幾無愧

黃孝子傳

趙 袞 邑人

黃孝子本縣人居圳上家無長物業屢事一母鄉人
美其孝行或輕之曰是固織屨子黃經入也六歲喪
父家貧以力作爲業事母盡歡竭所贏餘娶婦頻年
無所出多違姑所指一日烹鷓鴣奉母婦遽竊食經
八知之大怒逐婦後竟不復娶家故無田亦不肯備
於人當暑爲母燒稻稿驅蚊扇枕席冬解衣温衾自
少至老如一日倘有事不得在側經入爲竟夕不安

則上農家春儲用酒人各分雞子一枚經八輒懷之
以遺母歲時伏臘相宴會必舍肉無多少必懷歸俗
多厭之經八知之不爲怪曰吾不忍兒食而棄母故
圳上里許卽桑林墟經八捆屨來市得錢必市肉歸
屠者咸知其爲母厚與之乾隆己卯歲邑林柳亭先
生自白水過圳上見老屋下一媪短髮皤然猶手自
補爛衣敬而問焉人曰媪姓張氏爲是邨堤八婦年
二十七夫死凡守節七十二年矣子今年七十七卽
經八母且百歲林驛歎久之他日爲報縣令公聞於
朝

天子錫帑金建貞壽之門

恩綸未下經八猝病誤藥而卒母不飲食者七日後數月
亦終今

榮媪建坊鄉之人縷縷言之經八之孝漸著聞然卒不之
奇也友人林天儲奇之述其事予爲之傳

論曰黃經八里巷織屨子耳六經之文不知聖賢之
理莫解率其性而行之可謂至孝其逐婦似已甚然
從來忠臣孝子不容轉念夫經八固未嘗學問也抑
天下之學人不少矣事親如經八者又多乎哉經八
得稱孝子矣

誥贈太恭人吳蘭卿傳

戴衢亨

吳氏南城人幼讀書通章句識音韻嘗侍大外祖禮部侍郎魏慎齋賦隱獅巖詩有夾溪花碎蒼苔跡一水橋橫翠竹根之句慎齋以爲能紀實遂榜以爲聯適防里楊蘇材蘇材好學經書子集多所撰註吳氏女紅中饋外日佐鈔錄緣是益肆力於經史蘇材遺疾卒時吳氏年三十一格於例不獲請

旌蘇材之卒也謂吳氏曰吾母老子幼汝母從死吾死瞑目矣吳氏慟絕而甦憮然曰夫子臨終以二事爲言吾敢不終其志乎乃茹荼作苦事姑以孝聞子二

曰鯤曰鯤皆幼家貧未嘗就外傳經史皆口授之未幾次子曰鯨又卒吳氏課曰鯨益力與訣曰爾學不成吾不生矣乾隆庚戌曰鯤成進士簽分刑部授四川司額外主事加一級

封母爲太宜人

命下之日吳氏欣然服五品服素珠佩黻詣祖考位前再拜曰吾今日乃可以見吾夫矣旋以疾卒於京邸恭遇嘉慶十四年

單恩晉贈太恭人如例吳氏性嚴毅識大體曰鯤官刑曹充律例館總纂因專心名法學取

大清律例及歷代刑法志細疏而詳註之吳氏願之喜曰
刑官爲蒼生托命正宜詳明講貫俾胸有定識庶歸
平允以仰副

聖天子祥刑至意業精於勤勤以補拙當如是也或公餘
侍養談在署平反事冀以博母歡吳氏即止之曰吾
以未亡人就養京師家事之外不敢過問汝果矢慎
矢勤自免罪戾無辱先人吾所獲多矣衙門之事誠
不願聞其爲詩莊重不佻一以醇雅爲宗著有悟雪
草堂詩鈔詩鈔刪存燕中草若干卷行世

才女李蘩月傳

熊 枚

孺人諱蘩月爲分宜國子監生歐陽恪繼室清平知
縣臨川李孝泮仲女前直隸總督穆堂先生孫女子
也家世儒業閨闈中不廢文史孺人尤敏慧詩書藝
學一覽輒通恪字欵心爲戶部侍郎總督倉場歐陽
先生第三子甚文而才先生器之不欲配尋常女子
既喪偶乃求繼室於李遂爲贅甥清平官署實乾隆
己丑秋也歐陽先生是時官順天府尹其冬以孺人
歸入門朝舅姑退即屏去靡裝綺飾操作如寒女其
初妙解音律善奕棋至是悉捐棄不顧謂婦人相夫
子當勉以德業遊藝損志非中饋所宜舅姑以是益

愛重之前室張有遺女孺人愛如己出願教督甚嚴雖聲色不稍假借嘗言爲繼母者不虐前妻子女似矣至引嫌坐視其過失不力教戒幼稚本無知他日或陷罪惡去虐遇有幾後孺人卒女哭泣甚哀謂母氏愛我厚愛我厚云孺人始婚卽受娠嘗語欵心余福至薄恐子生不見母也因急請歸寧明年五月歸清平逾月生子竟以免身遭疾春秋二十有四頽卒父母問所欲言孺人慷慨作韻語曰氣是清風骨是泥復何言遂卒孺人之卒也欵心方歸南昌就巡撫鄉試夢見孺人翩然而至手出一卷授欵心啟視之

三場試帖也是秋欵心竟下第又欵心嘗患心疴復夢孺人撫其膺覺而病若失聞者異之孺人生有朱印文見於腦後方周正好稍長能爲詩好唐人章應物柳宗元所爲五言著碧池吟稿若干首蕭疏高遠不類閨閣中語性恬淡善內治始來歸時歐陽先生方授諸子田人不過五十畝孺人喜曰他日足以課耕讀矣富貴何可恃欵心曰然意甚愜也然竟不獲如願福薄之言若預知之斯亦奇矣夫女丁豐於才者多嗇於福蓋天若有所以限之若孺人刀年少生富貴家卽已安樸素知止足所求於天若未嘗奢而

天已靳而不予才之爲造物忌亦甚矣哉所生子嗣李早慧善讀書他日昌大其家或在是歟

張千崖傳

曹人傑 邑令

候選布政司理問張申祿號千崖分宜西關人也其尊人遷於南鄉石鎮家焉理問之爲善於鄉自邑之縉紳士大夫及農工商賈以至婦人孺子無有間言於石鎮張千崖者予初需次會城適有修葺棘院疏濬豫章溝之役理問聞其事不惜重貲以襄其事司事者告予曰此鈐岡義士也予心識之及予補是邑諸紳士以禮來謁予訪求斯邑人物則有起而言者

曰張君慷慨好義凡郡邑學官考棚及道路橋梁諸義舉莫不引爲己任期於事之有成族姓子弟之貧而學者歲必有贈戚友中遇昏姻死喪力不贍者叩之無不立應言未已又有起而言者曰張君之爲人也孝友仁厚生平無疾言遽色聞人困於窮迫之狀如芒刺在身恤恤不能安每歲仲夏之交穀價騰貴則於附近村落或減價或借貸以濟之大歉則於鄉按戶給穀而人皆恃以無恐歲乙亥有鄰村某不戒於火延燒數十家倉廩皆燼張君計口餽送錢米無一失所者其他仁心爲質事多類此予應之曰誠如

斯言益信予曩日之所聞爲不誣矣且理問非豐於財者也以其所有較錙銖權子母殷殷然爲子孫謀蓄聚計長久亦常人之所恃爲得計而理問之所爲必如此其斤斤致力焉非其天性之厚有大過人者哉予承乏分宜幾五年矣僅以公事接見者數次見其人厚重少文其言質直中理洵非徒沾沾於名譽之間而欲以施與見德者也去年冬病劇甚維時學宮左右廡舍因大風傾圮病中間之猶命其子挈貲修理及今春捐館時語諸子曰郡城昌黎書院年久坍塌我欲修葺之積年購辦木瓦磚石方鳩工而以

病不果爾輩務刻期竣事以繼吾志噫嘻蓋其樂善之念本於性始初不以死生稍易其情是誠足以風世矣理問有子四人長曰榜庠生工詩能文植品高峻予舉應孝廉方正選辭不赴次秉機次曰杰並庠生皆予課鈴陽書院所得士也季子曰模尚幼子孫繩繩皆足繼起而成理問之行者因取其事爲之記以質諸邑之縉紳士大夫及農工商賈俾其咸知觀感云

唐記

闕城君廟記

盧肇

吁天地之至賾陰陽之元精升降變化因時而發者
惟聖人焉惟神物焉聖人理乎陽神物理乎陰故能
靈渙乎寰區功濟乎動植君大道而不屈運元德於
無窮者天之爲也夫能知天之爲者必操乎坤輿之
涯必有司宰當夫萬物不振百姓不親虎豹虺蝮搏
齧騰觸骨月冰泮害毒草靡於斯時也天地旣否雲
雷將屯則有軒毓乎繞樞商生乎元乙姜嫄履歆而
后稷誕慶都夢龍而伊祁興五精在天迭降於代是
三才不理乃生聖人也聖人旣生品物旣盛德刑政
事克傳克修其或山冢萃崩高岸爲谷道隱乎功德

隱乎奢貪敗生災風雨不若於斯時也草木失滋胎
卵殞殞則有至精下降乃生神物旣圻旣偏光明蛻
蟻則溫媯之毓龍義斯在矣昔者秦毒天下鬼神乏
主英精慳質潛躍失次故龍遁乎漲海之涯託乎媯
媯之室圓苞不陳霞錦相光鱗鬣未生風雨如晦媯
旣耽之在手覆之以衣一夕威靈欲震雷電皆至龍
遂育焉厥後媯以母龍以子提護縈繞如乳如嬉或
游於泉或躍於澣媯方朝膳必薦鮮鱗他年媯斲鱗
於浹龍遊於仞下而尾觸銛鋒媯駭視之則墮數尺
矣因泳去於是盤天乘風出幽入冥恍惚變化潛乎

乾戰乎坤不知其往矣姥恨其誤傷竟不復至而姥亦逾乎鮐鯢克慎厥化姥無姻戚閩城人葬之水涯惟龍乃寓形於人衰杖如瘵淚苦涕塊哀呼浹日謂人曰葬我母卑矣他日潮水齧之非葬之所也其將假爾馬牛爲役以遷於塏爽一夕風雷大至明日視之則姥之封若覆厦屋矣在於山巔里之中牛馬皆殆不飲讙齊衰者亦亡所在閩城人立姥及龍之像以禮祠之既而龍降於祠堂形類虺徙日而不見其趾尾端之枿突而圓焉其大小長短視無常質人或誠禮之則飲卮酒循衣繞軀翫狎如喜其能司人禍

福若有權衡度量焉自秦至於聖唐千六百餘歲其靈不泯今乃有龍伯龍叔龍季焉伯則舊也叔季不知何代相踵而來也今皆在閩城元和中故宜春縣令盧府君嘗遊宦南越乞靈於龍契乎其旨嘗夢龍伯謂之曰君將宰邑江西其致我焉許之及太和五年歲在壬子

據文標集作壬午若以通鑑紀年考之太和五年實辛亥太和六年實壬子也

府君來宜春遂立祠於邑東昌山津右府君諱萼舉孝廉三遷爲宜春令始至遇邑大饑令豪族以陳積周貧民故得不佻不病不橫不流民從其化矣夫神物蒞乎陰府君之美政微龍之輔乎余於府君爲宗

姪余為兒而府君多之日乃異日其聞乎故余始終
 龍姥之事及載府君置祠之旨焉姥温姓閩城人也
 閩城為秦南越邑民為文標集之曰龍母龍母古矣
 其言甚質吾思以文之追書姥為閩城君焉刻銘於
 祠之闌西云

天地何寶聖人之道天有五精惟聖迭生聖道未彌
 百靈奉祉惟周之湮稔毒於秦龍迷所奉棲於越人
 伊姥何慈惟龍克孝如持大綱示越人教涕洟封樹
 有禮有容豈惟神物是謂孝龍孝龍之靈宜崇宜薦
 巖巖此祠君子攸建有雲在山有水在川龍德永永

為民有年惟蘭斯叢惟芷斯茂龍德馥馥文標集作郁郁

為民祐鳴鳩之飛在於灌木彼哺者烏亦謹其族龍

有孝思俾民敦睦瓜紹惟飀麥秀其歧龍錫民福子

孫嗣之逐逐蹄乾沆沆檣檝龍靈可依且不爾愜龍

姥之祠涖於此津千萬其祀福於袁人

宋記

新建支移倉記

許介

袁負山為郡水分東西流一自萍鄉之盧溪逾醴陵
 以西至於湘江一自萍鄉之宣風循宜春分宜而下
 並山以東至於清江而水於此乎發源滄蓄不厚值

霜勁木脫舟輒膠不進故歲運稻梁入於大江所謂
上供綱者自祖宗時率假廩清江貯所隸三縣聽從
便裝發官吏隸事於外弗克自任厚征苛取惟彼之
欲吾袁民越竟輸賦盤運甚苦公私告病殆不能堪
乾道丙戌遂徙之新喻新喻隸清江而距袁不百里
宜可從無患而病猶是也或曰季春之月水時至而
綱始發新喻分宜等耳新喻可爲而分宜獨不可爲
歟於是淳熙改元又自新喻徙焉今七年於茲矣自
七年觀之可以更千百歲而不易唯是遷徙之初倉
廩未備寄寓於縣之僧舍隘不足以容弱不足以負

水運陸走民惕惕若不及賦入才萬有五千則以盈
告且拒弗納曰吾以俟裝綱者空其廩而後領也又
學佛者林焉以處火禁不克修地勢洼下卒有水變
不可禦步口積石嵯峨舟戾可著二百斛而上則巖
之深流運小艇十數往返而取足焉今太守周公刺
袁之明年境內旣安開闢視聽寄廩之弊吏皆有請
公曰盍求可以垂不朽者定址焉五月水大至浮圖
寄廩壞吏持益力公益信不疑七月鳩工中建廳事
列廩東西序廩悉楸地而被以木外輔以長幹周以
塹垣而掖之廩之前若左若右繚以虛廓以待風雨

兩廊之間有隙處如廩之地加砌焉凡建置之數爲廳爲廩爲廊爲門爲隸舍之屬合五十有七間其累土爲墉廣袤千尺以限內外凡用木二千五百章竹三萬箇糜金錢百六十萬十月通判黃公來視賦事民輸入無留難朝至夕歸舳艫相摩乳泊岸下皆相與鼓舞而謠曰官不我病於今七年病而不病孰使之然莫仁匪基莫勇匪决彼器以驚私是巢穴俟有明命於水之陽咨爾顛蒙視此濫觴俟有贏貲其源其儉爾食爾力而不我斂于乘其阜于俯其淵侯舉自公昇我便安允也侯德千古斯在敢告來者勿替

勿壞介方職是邦實董役事親見百姓德公施道公美次第如此天下之事惟要於既定之後茲役也是足以傳不朽於是乎記淳熙七年十二月望日記

縣廳壁記

趙師懿 邑令

壁記自唐人始也國家設官分職邑令最爲親民令之從政民之懷德時有景慕則壁記便有省闕豈容廢而不作分宜古之鎮市雍熙元年以宜春東郊爲邑謂之分宜其地狹其賦重其財用不足以供上需在江右之邑爲甚倣前令尹相繼而賢知邑之難民之困雖不失常賦之供未有不先以愛民爲急者如

去積逋十七萬緡如減白撰月椿之數如蠲北鄉下戶訟催之類護養本根而除其財用相處則安既去則思師懿學不足爲世用材則愧於諸公試邑三年水旱相仍與民同憂不敢告勞秩將滿念邑之前政賢大夫由是邦以往或登八座之尊或居二府之重或夕拜青鎖而經幃勸講柄用未已而歲月之寢久爵氏之相承壁無其記將焉是考師懿惕然於懷訪問諸老自紹興改元以至於今歷任凡二十有七悉書之其或講契好於視象之相交尊德義於爲政之可法先達君子以品題後進爲心而不自斲後之君子以職業守於今日而不自矜將以廣弦歌愛民之政則壁之題名端有補於風教師懿謹磨石以序其先後幸同志者嗣而紀之庶幾此意傳不朽云歲在丙寅開禧二年正月望日奉議郎知縣趙師懿記

縣廳壁後記

趙師懿

分宜創邑壁記言之詳矣其鄉有十江之南者四北者六南腴而北瘠瘠者稅愈重此財用日不足而生民益艱水旱歲不常而民力益困縣計稅錢五千一百一十六貫有奇而土稅十之二尚有逃閣在其數月椿舊額一千五百餘緡無方可辦惟於三稅挨那

紹興間虧欠至多榜掛闕亭人皆望而畏之自洪汝舟去替經六政皆權官高公輔繼之歷七載無受代者至乾道九年罷去麩引雖准上司行下減月椿四百九十八貫三百二十六文積而至於淳熙七年諸色窠名已共欠一十七萬緡今知縣許公及之任本縣未至之前以利害白廟堂得旨盡行蠲放稍甦而額猶在積歲頗久虧數復存尚書謝公諤宰邑每以白撰爲苦淳熙十二年任監察御史特以華亭分宜兩縣財賦欠缺利害敷奏於上得旨令轉運司相度開奏是時都運王公回按臨以出入之數打算若逐

年二稅催足之後尚缺一萬四千餘緡牒州扣撥苗米一千五百石科折苗錢一千五百八十文沿催地利錢一千三百六十貫八十九文付本縣貼助支遣紹興元年臺諫侍從集議諸州軍裁革月椿而本縣又豁去四百九十七貫五百六十四文每月猶實解錢五百五十三貫三百四十五文有零給事鄧公友龍是時任本縣以北鄉之民貧薄可念且謂財計旣減於官亦必減之於民遂申明上司將此北鄉五等下戶合給沿催有一百五十文以下係縣用合得者合與免納計蠲去九十二貫六百九十六文自此民

力寬然而本縣素無科罰上下支解色色取辦於二稅之內凡官兵俸給來往批支上下調度歲有增而無減若民生之艱則日甚一日况又水旱之相仍所以前後賢哲相承不知其幾而二稅皆不能以催足獨辦上供窠名之外州用各色不免至多掛欠者職此之由師懿朝夕自念庸質寒蹤既無其策可以生民之財又無其實可以寬民之力深念前賢體國愛民每以蠲減財用之說聞之於朝恐來者未必輒詳本末刻之於石後之君子能以知院許公尚書謝公給事鄧公都運王公數君子之心爲心則此亦受大惠當與天地生育之意並矣

改建學宮記

陳孔碩

嘉定六年秋孔碩將旨來掌嶺南西道清事道分宜縣出西郭門外有儒服濟濟裁冠而來迨且百人遮道致辭曰吾邑新學成於今日之吉釋菜告成而君子過之能少枉入觀乎僕不敢違降輿而徒周觀其址則後壟前阜蜿蜒盤峙亢爽高明博袤衍迤廼正衣冠而前令長謝君已待於門肅容而入仰睇旁囑則孔殿巍然塾序如翼遠如豁如穹顯端直循序躋堂相與爲禮畢令起而言曰昔吾邑學宮泮更迭徙

悉非其地好古竊不自揆度工與材而士之願輸財力見助者忻然恐後功以克輯告成之日會君適來諸生咸喜其何以幸教之孔碩三遜而後敢言夫處士就燕間出於管氏書者士所安身之地也知止而后有定傳於孔子徒者士所宅心之地也身苟安矣可無以宅其心乎吾徒勉之哉咸應曰唯揖降而出其後謝君與生徒謀記文所屬或對日者之登吾堂與我言者可不可乎謝君遂以書道諸生之意來請文孔碩異避數四而請不止竊嘗聞孝廟臨御日嘗因下取士詔諭詞臣曰偶思得二語欲見命辭曰當

爲君子之儒無慕人爵之得臣必大頓首奉詔孔碩私竊佩服大哉王言以爲雖三代之爲學周公仲尼之爲教亦莫切於此矣夫德業有常言行有則自身及家自家及國君子儒也言語文辭有業與技入耳出口急於人知小人儒也仁義樂善天子我者我也我能貴之而不知貴公卿大夫予我者也有人能賤之而不知退倘能三復聖謨而味其旨則學之大本立矣或疑上方以人爵招賢而顧使之毋慕何耶曰聞之論語學也祿在其中矣學可勉祿不可干也可勉在我不可干在人勉之於中其外自至一有慕焉則

患得之矣苟患得之斯患失之得失怵於中又焉得
爲君子儒乎請書其大者而於歲月工役金穀之細
略焉他日過是將有卓然以才德鳴世者僕將拜下
風而請奚科第名位之足言謝侯名好古字敏夫建
安人

儒學記

趙師恕

分宜爲袁屬邑郡之東偏師恕自湖右易地守袁入
境之初詣縣學謁先聖廟僻在荒郊五里之墟及門
下馬肅容以入前視廊廡草深數尺垣墉傾圮椽桷
半摧如古祠荒郊闕無人聲伊威蠨蛸得擅其業聖

像賢顏雨淋風剝門人從祀闕落丹青其瞻仰之地
且如此則俎豆絃歌可知矣師恕一奠再拜歛襟而
退默默不敢嘆息俯躬自念有爲牧伯郡守終年不
接武於夫子廟之階域者况於爲邑者哉蓋風俗之
興廢使之然旣出廟邑之諸生執圖經以進而請曰
舊學在縣東三十五步爲老子之徒因邑宰不治奪
而居之天厭異端之害道也今煨燼爲瓦礫之區乞
復其舊師恕至郡之二日乃捐五百金徵良匠經營
舊址逾月而落成昇夫子像歸於新宮堂廡室舍罔
不畢備士者雲集俎豆一新諸生復屬師恕爲之記

因爲之言曰天下之達道五曰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交其君臣父子夫婦兄弟乃人倫之至親至重而不可一日廢闕者至於朋友分若輕矣情若疎矣是又烏可以四者並立而爲五哉蓋君臣之義父子之親夫婦之別長幼之序周旋應接之間或有不

能交盡其道者若非藉朋友相與講明此理以維持之則乖爭凌犯有不可一日居者而異於禽獸不遠矣惟能相責以善相輔以仁去其敦彛倫者求其敘彛倫者然後四者順其理而保其利乃知朋友之分若輕而所係爲至重情若疎而所開爲至親蓋四者

之綱紀在是而於人倫爲最大者則庠序之設朋友之會豈徒然哉今之學舍以其殿堂之巍巍然衣冠之整整然羣居終日言不及義徒務記覽爲詞章以釣利祿寵榮而已恐非古人所以教人之法國家所以化民成俗之意學者其勉之哉端平元年二月記

新修廨宇記

唐靜

國朝雍熙中以袁州宜春地大民衆析二萬室爲分宜郡東馳一會置理所於水濱水之名曰秀其流三百里昔人詩賦多稱之景祐丙子夏苦雨水驟漲民廬塾官舍園籍公廩蘊蓄靡不壞實自平日規構不

圖遠其址下材用樸樾歷政者視之猶旅寓故其陋也寔久患至而不克採時瑯琊王君以佐著作爲之宰務以道德佑其民然而遇歲凶叫饑者盈塗日與其佐萬吳二君子周爰賑給故葺壞園新僦工勞力而不忍也吏有詳利病之經久可爲者集其徒與富民議其故曰吾邑之罹水患也公宇壞旦夕居者懼危歷廩儲囚繫燥濕無所避吾邑長與其佐皆仁明固不忍徭於一丁而歛於一戶然則吾儕之倉箱僅有積遇饑年而不知散盍捐乎萬一以助營繕與夫修佛官飯緇流希諸福而發其財者首之櫛去一髮

耳不亦愈乎衆曰然君與二佐悅聞之甚癯暑之得涼飈餒腹之遇嘉穀也一之日言風乎境內二之日齋金粟而臻者連連莫之能禦專委吏司之出納謹其籍凡百規度稟君之風旨自是梓人獻能市巨材於山隆其址十倍於舊遠邇之饑者日傭千夫揮插運土殫工致力實腹而暮歸未十旬而厥工告備矣開闔東西爲二佐居揭重樓以秘勅書翼修兩廊以分吏局高廩庾以虞後患豁狴犴以副欽恤自蒞事堂卻眠正寢輒輒然至於庖厨齋閣靡微而弗具奐乎軼大壯之妙矣民始知百里之任如古諸侯之有

制也或嘆曰豈水之患乎天假吾邑長因其壞而變其陋矣不然何以使人發其財而忘其吝也如是哉又曰豈天之欲新是邑乎假吾邑長因歲凶而活其民矣不然何以日備千夫使之無菜色也如是哉識者謂君之蓄道藏德發之以惠民豈止是而已乎若將適千里騁騏驎初舉足於莊道矣然而棟宇之設古聖人著之於經取之大壯不可謂之細務也衛文公徙居楚邱營宮室而百姓悅之故詩人美焉著於篇曰定之方中作於楚宮揆之以日作於楚室洎乎晉昭公不能修道以正其國故詩人刺焉著於篇曰

山有栲櫟有柎于有庭內弗灑弗掃則詩人之美刺也矧自聖手垂世以爲法式豈誣於後之人乎若君之爲邑知言者宜乎美矣靜夙受之於主爵清河公伯起見其取人也詳非名符於實則未始輕譽嘗謂靜曰予漕運於江西按部凡十見其政之殊者王分宜而已洛水之爲患人甚賴焉予狀其實聞于朝廷請三載成績使之緝蕪振墜則其民永永爲利果未幾詔下從之不獨彼民之幸亦予之幸也靜移疾訪醫因道出於斯見其吏之與民萬口一舌求文以永其事固知伯起之賢其知人也如是是用發其辭請

刻石丁丑季春十有三日也

清源橋記

張嗣古

分宜之谿故未有橋淳熙間主簿劉孟容請於漕劉公穎趙公善俊始爲浮梁以便往來蓋民不病涉者三紀歷歲滋久朽蠹罅漏徃徃而有州若縣間庀役繕治率襲陋循圯循葺輒壞板腐窄斷行者懼焉嘉定辛巳冬司農少卿王侯棟被命典州條教甫頒諏訪民病或有以橋敝告銳欲撤舊而新之會灾荒之餘財窘於用未遑也越明年政通人和樽節浮費帑廩有餘積乃捐錢六十萬有奇鳩工度材屬邑大夫

劉君敏文眡其役經始於癸未之季春三閱月乃克底於成爲舟凡二十艘貫以鐵繩翼以欄楯規模宏壯丹黝輝霍如鰲負山如虹跨空負者輓者趨者走者如騁六轡於康莊之中昔之兢慄化爲驩躍初郡守黃侯邵歲以錢二十萬諉邑丞儲之以待興葺未幾丞以歸之州繕修無所取費侯於是役不以暫新爲僅足又斥公費之贏二百餘萬買民田若干畝委錄事歲督其租遇有撓敗則邑聞於州量役給費於是橋之利庶足以傳不朽因屬余記之夫事物之在天下未有久而無弊者弊則又改爲之理也然天下

之傲接於耳目者易見伏於幽隱者難知士君子苟
有爲民父母之誠心則必能周思曲慮於其難知者
亦將開塞闢闢以永厥利心不在焉易察如一橋且
忽焉而不暇問况望圖其所難知者乎侯之爲是州
也勤恤民隱揆抉吏姦勤勤懇懇弗至斯民鼓舞
陰賜蓋有由之而不知者一橋梁之建置特其因事
著見於侯何有哉雖然因其著以探其微按其迹以
求其心卽其耳目之所接以窮其幽隱之所伏充其
一時之已行以圖其百世之無窮後之人其
攷是不可以無述也乃書以遺邑之人使錄

